樂全集

一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樂全集卷二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歲旱

接翰林學士謝面地

伏奉制命授前件職者王人傳召恍候旨於銀臺禁從

竊竿遽蹈名於王署胡敢冒寵惕不自容伏念某識昧

事微學無師術幄筵臨策嘗爾以應書衡石親程誤

擇鳥而中等射豈期於没羽博偶快於成盧遂齒清游

俄陞近綴寖踰始望益駭儻來虛舟無競於風波疎籟寧諧於鍾呂矧此浮鰲之地深切翔螭之庭號令所頒猶決大河之水樞機有掌益或助泰山之雲自匪時髦必孤職選顧忝塵之非次抑薦寵之有初茲荅其官申迪儒猷早熙天綍霧露之潤蒙物咸濡桃李不言成蹊在下致夫棠陋濫此凝嚴惟勉蹈於忠方庶寘譏於朝議退深愧畏罔既敷宣

謝直集賢院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國家樞建百職分治象政惟是
圖書之府為養材用之宅天下英俊萃為淵藪至于巖
廊承弼之重帷幄侍從之列凡邦之彥由此其選服命
無忝必士之擇如某者材靡堪乎諸用藝弗精于一家
天與愚野之姿早習汗漫之技遭時獲售解巾從政姑
胥下邑吳江之水清會稽東郡越山之雲白皆仕宦道
遥之地實朝廷愛育之私況此堂有二人年高多病旁無
手足與同喜懼所畏迹涉乎寵利之末敢以身徇乎耳

目之前而辟書交來皆自其聽過朝吉除遣抑由於名
使引趨陛戟臨錫笥衣且謂陋才頃塵詔選免給尚書
之札遂參麗正之游豈無老成之人蓋有膚敏之士學
則稽古才堪成務居然廄騄未登伯樂之圖冥此社樗
飜回匠石之顧此蓋某官深懷獎善助國樹人導源使
流本乎長者之論憑風載響成茲豎子之名致此塗微
謬膺推擇敢不深考所履益期寡咎冀於風雨之晦見
乎雪霜之色愚柔自勉無怠乎百千涓撮未遺或增乎

萬一上報施生之大次酬薦寵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賢良方正登科

伏奉制恩濫蒙選第丹扆出策臨問乎大政青幄陳對居軾於昧理惟設科之體大矧取人之材難敢自謂能期於一得撫心知忝被恩良優昔漢之官人並開數路唐之辨論廣設衆科故其名公偉人磊落之器由此其選昌言讜論經濟之具於是在國家受命祖宗稽古

已治不有咨周于下時延特起之士求聞警切之言奇
傑之才間復出萃風流不絕于茲有人皇上統攬九維
緝熙百志惟是事事之備念夫安安之難復舉方聞講
求王務自非發論合乎正道可以美教化策事得其遠
體可以尊朝廷有大制度能探沿革之本當大施舍能
折損益之衷理之淵源無不貫物之情僞無不通則安
能沛然來思膺茲訪逮建言高誼而列上副清衷之虛佇
如某者一介自守諸慮本拙生講昌期世蹈淳則幼居

里社知從田蘇之游早喜古學時就君山之講逍遥内
樂拂略世紛未知朝市之中為趨利名之處一壚莽甚
四壁落然無如親甘始謀禄食屬深詔之再下辱宗工
之交薦時以異等對於大廷初命起家典校四部之籍
有民與社庇身百乘之邑幸在僻處居多暇時因得緝
所管窺暨嘗道聽聊補稗官之説歸備適人之獻亦既
奏御留置乎尚方俄復得旨許預乎大對延閣覆實有
司上名得召便殿咸如初禮射之飲羽往嘗出于邂逅

昏于注金大懼失乎兢蹈上倚公朝之明不恤狂言之罪十駕已病未知稅鞅之所九霄云遠莫遇便風之勢昔平津再上初非優等劉蕡如何乃猶不第敢以一得之慮邀乎萬全之功且自復六科逮茲十祀詔書三下中選幾人夫何不材再濫名等自非朝家樂育崇儒慎擇豈此孤陋而能致然此蓋其官公議無阿斯文自任四方依乎光景下自成蹊深慮屬乎孤平優為之地致茲庸薄獲被甄收得不夙夜丹心初終一節敢趨末

路以徇耳目之前義不苟生而為戮笑之事上全國體
之重下報化鈞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茂材異等登科

六月二十六日皇帝御崇政殿引對釋褐授前件官者
奉對廣墀昌塞天臨之問校讎秘府獲陞仕進之階服
寵良優撫顏靦竊以漢詢三道博觀儒術之精唐張
衆科務盡人材之廣歷世得士兩朝最光越五季之屯
期廢先王之舊典語道斯下由時無人我皇家之茂興

大一統以光宅早自先帝爰舉六科咨周自乎搢紳虛懷及乎巖壑庸得佳士不減前朝主上嗣孳寶圖祇守神器特頒深詔用述先猷招致英髦躬御便座詢質經術講求治方宜得異材以稱上意如某者肖靈非粹承學不精生而被化之醇家有業儒之素區區一志斷斷無他若夫天人之大端皇王之高致質文更救之變禮刑相須之宜時之所以安危法之所以治亂竊嘗探其統紀究其宗原而屢預計偕輒從試罷鉛磨易卷褰策

益疲閒遭細札之書復起方聞之士東方自薦或奏牘以三千北海飛章或舉才於累百惟時孱薄分自晦淪乃為邇臣收諸過聽猥聞名於宸極爰得召於公車有司辨材敬蓬萊之仙藏凝旒親策設戶牖之黼筵聖謨淵微天聽高邈收至聰而託不逮寬後害以盡下情遘遇闊希愧才疎陋考經徵義曾乏一家之精訪國大猷昌通萬事之紀敢曲學以阿世姑悉心而効愚錐置囊中鋒稍銛而必露矢注弦上勢必發而不留蓋倚公朝之

明退無蕭斧之畏遲從罷遣無覬甄收豈謂登衡石百斤之程收芻蕘千慮之得言如綸而加寵衣在笥以班榮延閣之富圖書典校乎四部大邑之有民社庶身于一同寘之俊游施于官政深惟叨假實過忝僥此蓋伏遇某官燮友萬微曲成庶物思廣上聽盡社稷大臣之心樂育賢材敦太平君子之志器盡成於陶梓物無遁於權衡致此顓蒙亦獲成就竊循頂踵誠有源流敢不祇服官箴遵飭名檢憂深思遠敢苟利於當時積精會

神尚致勤於他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江寧府謝上與兩地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就移知江寧府者參葦秘殿易守名藩復親帷幄之嚴仍當方面之重寵靈蕃集優幸殊多伏念某閑緒單平性資蒙固早遘嘉亨之運薦更清要之塗內省短材實安拙分區區一介之守義不自欺碌碌羣居之間心無與校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姑勉寬身之仁竟集圖全之毀駭機激矢奔車共塵

魯酒致邯鄲之圍枸醬開崑崙之道國章有體廟論無
私解籍禁扃假麾便郡方思補過內惕於危衷豈意疏
恩遽還于榮路垢疵一蕩坏陶再新此蓋某官道賛穆
清誠通化育折金投冶鍾鼎陳於大廷斷木就工犧象
薦于清廟故茲甄録遠逮空疎敢不恪守官箴期終素
履風雨如晦信晨警之匪渝雪霜既零保後凋之靡變
冀酬洪覆用報大鈞

賀宋侍郎入參知政事

伏審祇若帝容入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國家基圖廣
厚源流深長亶三后之典刑極百王之軌物念從閒歲
政出兩宮姦微據乎事權女謁干乎王度奚章就紊順
氣為愆誠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匪人得志悉牽牛而
蹊田當此一時夫惟自信儻非秉心忠敢達義深明周
旋依于本朝造次合乎正道則孰能不虞彼衆迴出其
朋深懷憂君之心首建復辟之議言雖甚窓固慎出
於戶庭聲實能飛蓋陰騰于涂道天惟助順已則為仁

屬主上躬孳寶圖再造區極天機發于時晦虞德昭乎
日躋大明東升廓重陰而霽靜北辰上正拱衆緯以經
行宗社之靈晏安朝野之風清迴正人道長理古事同
圖任舊良果歸全德伏惟某官懿猷會極清照造形以
中庸至誠之道治心用春秋原情之法臨事知幾如易
多識如詩如樂易良如書疏遠服邁先憲誕宣古人之
猷啟迪上心先敬天子之命早侍顒卬之席雅膺體貌
之隆帝多賈傅之才夜談每以王錫康侯之寵晝接甚

頻而靜履保常冲光處易止水均乎澄撓定鑑絶於將
迎爰入告於忠謨故出司於留鑰會聖神之獨運正紀
律於大中思庸俊良乃眷東顧發節首召賜傳促歸地
密楓宸奉穆清於奥殿望崇槐位貳燮友於鈞庭佇當
正耀階符調元鼎席協四隣而同德期萬物於由庚遐
考奥情大同未志如某者聲猷不振神調且卑有數篋
之陳書傳為緒業無一壓之舊墅得以自存頗游心於
藝文幸飾身於端甫頃逢盛德實尹陪京幸占籍於版

圖得通名於屏樹一昨再頒温詔旁取沈英獨奬録於不材為薦聞於丹扆迴清暉於鄣隙吹和律於不毛假諸箕斗之名蒙以虎豹之鞹未僅不雕之朽徒累名工金非自躍之奇第憑巧冶特達成造之力始終顧遇之私每頂踵以竊循壓丘山而未重側聞登拜潛動鄙中蓋為元元喜仁人之進用寧惟瓊瑣賀大厦之落成陶化所施懽諧率協伏祈上為朝廟倍保福禧

杭州范資政

茲者承恩中檢還著內朝復親帷幄之華仍忝藩垣之
重光靈下逮優幸殊多伏念某治世為修散才乏用薦
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竊戒懼於奔沈每邊巡於
寵利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解籍禁扃假麾便
郡方釋駢枝之累自容蓬艾之陰反視聽於希夷收精
神於寥淺安諸拙分聊以窮年豈意中途遽還近綴炎
涼未易渥澤惟新此蓋某官時取典刑道恢忠恕言發
乎邇世皆信其大公已則為仁物咸蒙於平施致茲甄

録妥暨空疎自省蒙姿粗存素守若夠與引寧違權度之平終白且堅宣受磷緇之變庶幾遠節用荅厚知

滁州謝上與兩地

昨奉勅差知滁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初五日到任上訖兩禁近班歷要途而知忝一麾支郡蒙便地以為優早依坏冶之仁適遂榆枋之分俯仰知幸成虧蓋常伏念某與世闊疎持身簡易上加憐於拙守俯垂祐於孤蹤恥於諛說之為庶乎忠恕之道蕭然遠嶺豈諧鍾呂之

音泛若虛舟不較波瀾之勢踐歷清華之列逡巡寵利之間控地里飛謂見寬於雨彈曲轅蟠蔭竟不捨於風斤有惻仁心免銷毀骨瀕淮近甸依山僻城值歲大穰與民同泰事務殊簡吉丼粗充悄悄危衷雖未寧於鏡硪瞲瞲病眼得少嗇於精明此蓋某官衡度盡公陛廉存體駭機初發誠激矢以難留和律徐吹顧枯荄而必及敢不靜循士檢動謹官箴助德澤之微分荅陶埏之大造

謝轉運使奏舉

伏審某官過聽不材露章聞上俾部縣之陪長玷會府之介賓惟東南之奧區稱仕宦之佳處提封二浙列部百城陟其有聞黜諸無狀槩茲羣吏之治緊在上官之論若夫文雅名流廉能幹吏固相望於著職皆屬意於寵知何此謬庸猥承刻畫如某者學無師法識闇事機須被詳延幸承訪逮擢之國論昧古今治亂之方斷以經疑謬聖賢述作之趣分當報罷俄忝恩收塵延閣以

起家得通邑而試政疆里逾於百乘版圖倍乎萬家歲屬薦饑民艱粒食惟深仁之不忍哀疲氓之就隰凫宵一心緩救百術并用大有民咸安生利興而害除私餘而公足顧叨撫字徒謹遵承鈍鉛費於磨礪羸蹇勞乎鞭策所虞廢職上黷於刑書敢意誤知優稱於薦牘此蓋其官與人道廣樂善誠深匠伯視材盡輪轅之曲直陶工作器就銓鑢之方圓將激起於後生故奬推乎一介退量鄙陋實辱甄揚敢不勉強為仁顛沛以禮佩服

名教之樂感慨忠義之名所冀近雅不流中清廟之琴瑟負重無撓堪明堂之棟梁上報惠於已知免貽羞於士友荷卵翼之攸漸循頂踵而豈忘

上宋參政

伏以推揚士類采拔人材乃賢公之美名抑清朝之本務近世何者茲道闕如豈意猥才親逢真賞濫首布衣之舉得窺黼座之光推行量能固出諸生之下乘風託景遂成賢子之名伏念某立節無奇少文近野為學荒

略曾弗究於一家賦性闊疎復靡堪於諸用但弓裘不
可以廢業而簞瓢非所以養親聊干禄以代耕實亡心
於過分無何天幸孤奉恩知遂霑一命之榮遽叨百乘
之長回瞻屏樹宛在霄衢幾疏記而欲通比內函而輒
止蓋騰口說者為感之末中心藏者實義之深故將略
其外而篤諸誠捨乎薄而居其厚此其志之所在非敢
引而自疎仰料汪汪之寬垂諒區區之懇恭惟某官懿
文通理吉德蹈中明淨無瑕若青天白日精粹不耀如

璞玉渾金掌邦家之衡繩固名教之律度磊落大節著於危疑之時幾微遠猷施于醇靜之治今夫璇璣在政金鉉調元明堂布政之宮方資坐論東閣翹材之館尚接末游素琯候深黃扉地隔方引領於海上徒馳神於日邊伏惟作德逸休代天燮友神明所祐戩穀具宜更冀上為廟朝倍綏福履

賀樞密蔡侍郎

伏審祇若咨俞升庸宥密伏惟慶慰竊以貫兵民而議

政茲實舊經別文武以命官嚴惟近制專廟謀於先勝
對鈞軸以平章屬我治朝丕迪王道海寰一統神旗無
指伐之行隣敵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朝廷禮讓民俗
宴安是以搢紳士人習守兵鈐之禁貔貅戎旅罔知戰
陣之容姑息厚而兵驕威罰弛而將惰竭天下之賦廩
稍不充輸上林之藏賞頒亡度且軍志之重糾命為先
蹈水火而必前當急難而奮效豈此治寧之日先成貪
慢之風譬有不戒之虞其將何術而用自非權知適變

略出經時密而後神達夫吾之妙慮取之必與得柱史之深機遇聖上志在求理之辰罄忠臣知無不為之節則何以興舉敗度提振頹綱安匪忘危不謀朝夕之逸備於無患永貽子孫之休仰寵拜之得賢實廟朝之繫望恭惟某官徽明應世忠淳自天道無磷緇温其美玉之潤量容澄撓淵乎止水之清迪吉德以佐王服常修而簡上若乃裁帝綸於清禁分侯瑞於价藩執國憲於南司會邦財於北省聽民衆治理四甿之上封考吏六

廉總三鈐之比績率由至正亶與僉諧方主上大振典
刑再新區極正人道長理古事同某官嘉會此時兢膺
陟拜密勿樞衡之地矢明惟幄之謨至于朝紱之老成
士林之識者聞斯命矣咸曰休哉佇當正耀階符調元
鼎軸恥為管晏豈曾西之敢當必致勳華乃阿衡之自
任竊惟孤藐最荷顧私高見品題謂是絕塵之力優加
期恤俾忘捧檄之羞虛當國士之知寧效野人之獻側
聞嘉拜有激懦衷方歲薦饑乃值京坻之積臨川未濟

更觀舟楫之雄調燮所施遍遐胥扑朔風嚴沍密闥深
凝迹方遠於霄程心徒留於屏樹伏惟上為邦國倍保
崇高

知陳州謝上啟

右某啟奉勅差知陳州軍州事已到任上訖伏以太皞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風承京師
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
某平世為修散材乏用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海

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宣諧雅奏之和頃解
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閒曹分從於
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其官秉國治均贊時
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
格敢不仰虔存録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於一割所
憂駑乘難效於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樂全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三

記序

宋 張方平 撰

江寧府重修府署記 奉勅撰

慶歷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自唐失政姦豪專土
更相禽獵或自纂襲紫色淫聲餘分閏位李昇冒揚徐
之業開國江左大築城府僭用王制聖朝治定混一區
略戈船南渡煜歸京師徹其僞庭度留表署然規模壯

麗猶雄諸藩至是火厥徼人
私寢既焉府書焚室以聞詔遣内侍韓從禮問故且有
後命俾營如舊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張奎右諫
議大夫領軍府事屬之經治才選也命發運副使許元
轉運使孫甫鳩材庀工遂以從禮護作奎初下車莽然
培垣撥煨燼略區址計徒庸程事期以賦功于羣吏元
調所部方湖滙澤章蕩汧集甫效七州二軍之卒以待
役費稽以尺籍令以鼙鼓斷者如風築者如雨茨者雲

舒墁者波卷饟廩稱事忘勞競勸自閏正月至于八月
合役二十二萬有奇合材用無慮二百二十萬考室七
伯楹臺門崔嵬前達通以表命令彰儀範公堂隆深
中敞廣庭以頒詔條聽民成崇榭壯雄東闢坦場以訓
軍乘嚴戎備分曹布局舊邦鼎新從禮抨圖復命上嘉
奎之敏於事而器幹足任被之璽書稱飾其勤將佐吏
卒率有加賜凡民工弛其户租之半蓋春秋之義新作
必書有詔守臣俾著經始謹按金陵楚邑勾吳舊地東

南王氣萌於三代秦并六國置鄣郡江南而改曰秣陵
厭之也在漢實丹陽郡治所吳主孫權始城石頭號秣
陵曰建業自京口徙焉晉平吳郡如漢舊析建業為江
寧縣琅邪紹統畿政領於丹陽尹隋平陳墮其郭而野
之故六代之迹掃無遺者唐初揚州督府治江寧後徙
江都既而以丹陽縣為潤州江寧更隸焉至德乾元
中改江寧郡為昇州廢置數矣天祐板蕩楊行密據有
江淮子渭竊號而徐溫實專其國督強兵據上游以昇

州為金陵府自署尹事開寶八年復為昇州節度屬江南東道區域形勝山川氣象三江五湖之一都會泱泱乎大風也昔表于南夏隱然巨屏聖上以天統之正國本之重相攸疏壤肇建赤社故天禧二年制書升為建康軍江寧府下教封內存問吏民河海之潤潛通日月之光先及暨登儲禁誕昌寶祚淳耀濬發茲邦有開朱轓彤襜等威隨重巖廊舊老臺閣通臣于蕃于宣是均出處領五縣版戶十萬穀帛之輸歲百萬有餘初李景

奉淮甸十八州之圖以入于周徙其民渡江而均地征
焉事充政重朘斂無藝郊甸之賦杼軸空矣逮今雜調
舊弊蓋存土塗而沈遠諸貨利野無十夫之籍邑無千
金之藏緯蕭敷臺廬鮮瓴甓風雨漂搖尤多火患纖嗇
蹙急為生偷甚夫民之飢勞吏實其罪合徹而習翫之
也古之循吏乎其道恕而已矣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
諸人老吾老幼吾幼爰及人之老幼夫是之謂恕沈沈
乎大府而長吏民于斯養老而撫幼于斯宴樂賓客于

斯其亦念閭里甿畝之艱且勤哉為之慘舒者獄市賦役而已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曰惠政也未也語今吏所可及者爾獄有法令市有估賦有承役有吏關柅動靜臂指伸縮以守以稟放命罪也矜斯無苛約斯無擾期會緩急之謂時比要詳允之謂均是則在乎吏長民者知此之恤庶乎奉若仁聖愛育之心而使人有所措其手足矣儻是之弗圖而惟庖傳觀游之務甚者猜禍昏墨以逞雖邦罰未加其不愧於屋漏乎

蓋記功必及於政猶古道也知永明命政不以誡時皇祐元年冬十一月戊申日長至謹記

湖州新建州學記

寶元二年上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君守吳興郡始至見吏民問疾苦披圖牒考風俗顧謂僚屬曰古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四代之道起於黨遂漢氏繼周而王懲秦非聖人之法以敗稍復遵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變巴夷如魯漢廷多武人莫或贊上褒廣其道以

孝文之盛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猶能
富庶而不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寖隆公卿大臣咸門
有諸生橫經受業三分多難微言僅絶小雅盡廢文獻
不足唐雖禮典甚講蓋文具而實喪是以後王研究理
要終莫致於三代者顧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才官人
之法隳其根本矣惟我治朝丕冒出日鳥言鴂舌知誦
簡册之言髽首卉裳競龔端甫之服而庠序倣落乎雖
濮嗣音乎郊廓規摹大於齊魏紘誦聞乎荆吳且遍諸

郡矣矧是吳興南國之奧有佳山水發為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為郡者用民之力于署于觀于諸不急而學校不建豈守臣布宣王家風教之意歟僚屬曰唯吏民聞君子弟畜其人將毆而之善也相與輸金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考景營基鳩材類工且以命教請于上越明年夏四月勅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沈沈廣殿耽耽論堂邃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羣

居焉入門而右為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宿之館又為寧道距闉挾閣構二亭凡溪山之勝眺望悉會庖圃有次廩藏備設復立小學于東南隅童子離經肄簡諒者聚焉凡為屋百有二十楹既曩器用幣釋菜成禮客有興于座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勤敷蓄在所播植惟學敏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齷齪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於用此辟

儒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達學者之志
慮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為用茲可以為師矣學乎
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
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為學矣士充
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勝
志其已遠哉某不敏豈足以語道之大命紀經始不獲
讓云時康定元年六月日記

吳興郡守題名記

唐氏自天寶失馭而忘其利器諸侯專土姦猾乘隙竊
國而侯壞法放命不貢不享更相禽獵或自篡逐五代
草草亂靡有定天下為戰國者且二百年我太祖武皇
帝既擒諸僭王創艾未大之孼思拯塗炭講建長策因
四方漸定諸帥王覲者輒留宿衛畜其族京師罷節鎮
諸府裂方鎮之地而置轉運使罷刺史而遣士大夫行
郡事置其貳陳其旅以分其權郡長吏不敏聽理不明
則轉運使糾其謬以直民之曲郡長吏而才足以自為

政不復攝屬于連帥之為患也故距茲八十年天下如一家政事如一體關杞動靜臂指伸縮無有不如意者斯可謂大聖創制從權合義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閎遠者乎吳興二渚之佳郡自江左以來以處名流令望為養才用之宅寶元二年南陽滕君宗諒子京以尚書郎來領符竹子京文雅風采士林推為卿材國器早歷諫官以論事謇諤無迴避不得久留中換郎外補至郡見吏民問病苦有隱咸照無壅不革因其俗以教

獄市帖然始大庠序育人材諸生負笈自遠方至雲水之上既同洙泗矣凡若因循舉興悉復嘗坐廳事問前為郡者之名而不紀曰是非闕者歟命録自錢氏奉圖朝廷所除吏逮今三十人推次備詳見謁以序蓋聞諸長者粗習朝家之故惟皇祖經法之善躬攬鐏柄以遏亂略及生人之利大郡長吏由是專於為政賢不肖之迹以辨今列其名非徒載年月記到罷亦俾覽之者得以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實春秋之意已至于紀星土

本風俗郡之廢置吏之沿革產毛之物山水之勝則於圖牒焉觀之可也時康定元年夏四月記

蜀州修建天目寺記

浮屠氏之教流而至諸華也迨晉之東其法益熾以大設權實示方便指因報明利益故自世主至于士民莫不甘心焉五方異稟四夷殊類氣俗之別慾惡不同法制所弗齊禮義所弗加甚者至有不識父而大率輒知奉佛百家之聚必有一寧堵焉兩楹之室必有龕像焉

矧名都通邑塔廟固錯落相望矣晉原在井絡之維處陸海之沃玉壘銅梁之阻金沙銀礫之饒控犍牂通滇僰即山而鼓民擁素封之資厥箠之華户贏玩巧之利即安樂土知植福田郡有天目寺城郭之最形勝緇素之所萃聚殿焚寇火區址荼然先是郡之善男女合施鳩材僦工構締既已歷載功緒弗就至是尚書郎王君略領州曲臺楊君璵為之倅二君敏材利用周行之彦嶽市平簡吏民便安修葺起廢出於餘力越皇祐初

年季春哉生朏二君相造而謂曰按令式前誕節祓精
廬啟梵會以祝延而棟宇未完像設莫備執事者為不
虔矣顧何以示遠方乃移縣大夫杜君濟勾攷財簿部
護役事於是境內四邑之耆老更相勉曰府君之志上
以恭邦典下以為吾屬也且吾屬廢居射利墻不知發
譬蟲食蓼而忘其苦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屬雖
至親愛莫相為救何嗟及矣今此道場近在閭閈動步
而至淨土舉首而見化城壯者游焉有以生善念老者

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為之舟航拯吾屬于溺也於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羣撲斲且塗塓役効其勤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鼎新為大殿八楹環屬四阿廊廡回合屹若山燦如霞棬雕欒文槐花藻蓋中為大毗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飾妙麗紫金光聚極於壯嚴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有阿育王塔嘗見光相亶有靈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

自茲寶地方為具足既慶成邑人大和會踊躍讚歎歔
歔瞻禮以為須彌燈座寶華嚴飾蒼羅樹園金色明淨
昔未嘗有乃今復現信一方之功德海四衆之甘露門
也二君皆余舊置郵以布其事請有以示之後者余詳
二君之為抑可謂仁術也歟君子之教民歐而納諸善
而已二君之為也本於嚴朝章因以導民善是亦仁術
也矣異夫舉土木之役而事觀游亭榭之娛者哉斯可
以記矣會中檀越比丘衆等盖著之石陰皇祐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記

華山重修雲臺觀記

太華三方古迹遠矣上方白雲宮在嶽頂據蒼龍嶺云
昔羽人焦道廣常居之中方太清宮枕太羅峰今猶有
老君像下方即此觀因雲臺山名焉唐明皇天寶中因
舊基構棟宇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
見存五代亂離三方荒毀高士陳摶披荆榛築室于下
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累賜詔齎御詩召摶赴闕乃

勅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內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摹方備
今觀是也慶歷初某領吏官蜀嘗閱國書見摶本傳云摶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
召至懷中乳之自是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
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
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麛皮處士二人者
語之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
二十餘年徙居雲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輒百餘日不

興周世宗顯德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因問以黃治之事
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此小
道世宗不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而歸詔本
州長吏歲時存問間因牧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
初始赴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
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
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

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皆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心巖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遐嘗蒙鴟板之召終遂鴻寘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何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久之還山端拱初忽謂

弟子賈得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舊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旨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

欲之而不言摶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而與之有郭流者少居華陰夜宿觀下摶中夜呼令趣歸流未決復謂之曰可勿歸矣明日流還家果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吕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以為神仙皆數至摶齋館與之酬唱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史之文也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云初

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蒿藜不除有訪先生者窺其戶
闃焉無人但鳥聲獸迹或樵子山麓薦莽深處有骸如
腊麈麋翳焉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
還而興曰睡適酣窅為擾我州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
既不受官賜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云曾向前朝出
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捻把三峰乞
與君既對于延英殿華陽巾垂絛躡屩用賓禮見上欲
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

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其所
啟沃幽贊遠圖太皇亦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
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有八歲自餘先幾逆數知
來藏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詭眩耀之事則未
嘗為也故先王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
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睢駐
蹕華陰再幸雲臺閱先生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
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輿駕還京俾就御

座所建本命元辰殿内瑞護作繪睟容於北壁皇祐二
年構神御殿嚴奉之禮始備自先生去世門人賈得
升武子華元亨相承主持觀事至是殿成元亨詣闕謝
恩仁宗令進歌詩元亨應詔進三篇帝屬以御詩又神
筆飛白清淨字賜之元亨遂重修七殿至于道院齋堂
必葺一新經營累年為力勤矣其往來秦蜀恭謁神御
既而瞻禮希夷堂惟神仙之云者蓋神本無方道無不
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漢然與合茲謂至人由是而後可以出死生而通變化雖非積學而至非學則未知或至也夫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為羣木石為伍而已哉治平四年九月一日記

淮南轉運使奚諭勅書記

何以保大曰兵何以聚兵曰財故國之大政無先征賦漢氏三分天下之入以其一供邊孝武事四夷調用不足興雜箕設諸筦榷山澤之利而民始病唐既兵興蕃

戎乘隙陷河湟凡諸侯之師防秋塞上暨勤王討伐出
本道之境則食於度支有司商利分毫析銖民之膏澤
竭矣盖戎狄侵略何代不有非所以為中夏之安危然
率由軍旅期會應聲卒辦姦吏因緣邀功市寵為上斂
怨生事召亂故中夏之安危不在邊防而在閭里也國
家自北方通好西戎款服偃革無事且三十年而黠羌
飽飛逸于牢圄驅劫種落內驚邊人顧其意慮股掌中
爾烏足以煩靈誅朝廷思為不可犯之勢守備甚設內

外當財柄者稍復目動矣時刑部郎中陳君工部郎中張君轉輸淮服當東南之津要以山海為府藏而二君有才術方略貿遷弛斂資用充富屬王師弔伐邊城委輸惟淮南供其尤贍而吏民不知有貢也上多其勤下詔褒之其將赴都道由山陽刑曹出詔相示願紀其故某伏觀詔旨以其無斂於民謂之嘉績是以知上心之仁遠也其愛民也二君之體國也其不害民也深惟朝廷寬大之意二君功利之優足以使貪夫廉懦夫起彼

邀功市寵斂怨生事者宜知愧畏義可以示天下故及
前世備邊大略著本末云時康定元年十二月記

素書明録序

明道二年三月余自雕陽遊山東將至東秦路由兗海
過泰山故人田度為奉符簿止余宿官舍出道書一卷
紙札精妙朱墨如新且言邑蒙山人採蜂者迹之登高
崖入洞穴漸深若有人曾棲止處見石盆發其蓋得書
百餘卷取而東之負下山遇本縣尉詰得書狀取數十

卷去山人摯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稍分散略盡度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皆諸符籙篆章也因相與恨歎此蓋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具有諸經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度借之以行還自青社遂入待詔京師未暇傳録度俾猶子祥臣來取去後二十二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或言祥臣聞余將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也又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秘者即奉

以至匣而鐍之猶是祥臣緘封始令摸録而歸其本明
年被召還都既素疎懶尤倦人事夙退掩關所與遊者
一二林壑之人東陽俞居士數至敝齋喜談丹竈暇日
攜素書明訣三卷示余曰此於丹術微而顯詳而晦妙
古備矣予覽之信然且言是書三十年前沂州新泰縣
蒙山之陰採蜂之人得之崖穴石盎者也余方省向所
得書乃自琅邪新泰矣并是而方見四卷信皆奇書也
又滕東毛陽地接新泰有王老頗知諸書在處云徐沂

閒可有五七卷泰山趙生亦知其書有三五卷云在太
平醫家比皆未及訪其向者新泰尉取數十卷者竟不知
其名氏茲人首獲獨多若其高識迨將有得歟治平丙
午良月既望京師靖安坊舍西齋序

諸朝賢題朱氏小山詩序

京都衣冠之淵藪名利之場有軒冕焉有斧鉞焉榮于
斯辱于斯萬國湊聚以欲是故以惡是故旦夕鐘漏風
雨寒暑冒沒奔逐惟日不足貧國門外名園佳墅桃李

連蹊臺榭接影飛花落葉節物潛換主人惴惴勢地皇
皇貴區區歲無一至之暇焉芳辰美景風月樹石猶胡
之舟越之車也有若朱氏子者居禁垣下車馬之塵交
于門其迹近矣而心若遊方之外者是非得喪紜紜擾
擾若一不屑然居有虛齋曲檻小山在軒寒檜在庭閒
澹蕭灑絶有野趣來游來歌皆朝之清流上才天下之
知名士觴羞聲妓咄嗟略具雅善娛賓至必為醉亦既
醉止方復忘我汝方復遺形骸又奚相別于外物之外

者哉且士之立功名取富貴繫于時繫于際會不專于
材吾觀朱氏子縱橫通敏輕財利善交結能附託英髦
得衆懽心茲亦大有用之長也際會于時足以為豪傑
雖以吏事進志亦遠哉況早與子游者今已歷歷布臺
閣不日而當化權器使人自矣是必有知子之用而用之
者少安遲之先是余待詔轂下出一編詩示曰士大夫
不遐鄙僕以是為寵也敢謁以序及余去都三千里而
謁書不已余以用取人不索以迹者序何辭歟朱氏子

乎爾有酒食且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彼惴惴皇
皇雖有臺榭雖有樹石弗遨弗康宛其死矣他人是翔
子可箕踞而慢罵之矣梁國張某序

吳興歸安尉署凝碧堂詩序

吳興近郡諸山環合重見層出煙翠不斷岡巒連屬林
薄映帶雪溪中注四水並下溢為大澤漫與湖接歸安
尉署占溪山之全勝焉尉謝君炳宗又構堂署南盡
納諸景山在堂上水在堂下四時物色旦暮氣象俯仰

者哉且士之立功名取富貴繫于時繫于際會不專于
材吾觀朱氏子縱橫通敏輕財利善交結能附託英髦
得衆懽心茲亦大有用之長也際會于時足以為豪傑
雖以吏事進志亦遠哉況早與子游者今已歷歷布臺
閣不日而當化權器使人矣是必有知子之用而用之
者少安遲之先是余待詔轂下出一編詩示曰士大夫
不遐鄙僕以是為寵也敢謁以序及余去都三千里而
謁書不已余以用取人不索以迹者序何辭歟朱氏子

乎爾有酒食且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彼惴惴皇
皇雖有臺榭雖有樹石弗遨弗康宛其死矣他人是翔
子可箕踞而慢罵之矣梁國張某序

吳興歸安尉署凝碧堂詩序

吳興近郡諸山環合重見層出煙翠不斷岡巒連屬林
薄映帶雪溪中注四水並下溢為大澤漫與湖接歸安
尉署占溪山之全勝焉尉謝君炳宗又構堂署南盡
納諸景山在堂上水在堂下四時物色旦暮氣象俯仰

顧望不遠几席余自新定來行吳興事嘗暇日過君騎
及于郭門舟及于堂之前軒見琴書在牀牕檻蕭灑茶
烹顧渚酒傾下若怳疑凌嵐閣濯滄浪濶乎其適也徘
徊眺望日下忘歸客或曰君子之樂也内所居而安陋
巷衡門足以求其志亦侯外物奚歟余曰子未思也乎處
鄉黨而和過廟朝而莊居闕閾則鄙吝之心生經墟墓
則悲哀之思作是非外之感者歟清曠爽塏之境固足
以恬情性而起和樂焉吾愛是堂也山色共水光俱靜

草樹與魚鳥並閒可以使貪者約躁者靜邪僻者安其機心其功多於几座之銘益者之友也事有迹近而事遠吾於是堂取之謝君又嘗會賓朋于斯談名理于斯至于柱下漆園之論則且齊得喪遺形體入達人之大觀委外物於倘來凡軒冕之馳逐榮利之相軋悉以付諸蠻觸氏則向吾所云外獎者顧復卑矣若梁肅徒勞之歎淵明歸去之作於通人之致其猶隘歟謝氏子乎可與語道矣既而謝執簡進曰衆君子來廡者必有作

也願刻君之辭以冠諸篇可乎曰可哉歲上章月孟冬

記

禪源通録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乃先佛所説第一真實妙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祖祖相付傳為心要後至教惟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餘祖祖相付傳為心要後至東土以為楞伽義理深微非淺智粗心所能窺測故每用金剛般若經開示衆等令其易解逮于曹溪以大慈

悲一音演說對荅偈句揭如日月其所開導直指本心
未嘗離楞伽自證智覺之大旨也由是領悟者多法周
沙界初二祖常言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
自衣止不傳諸方分化地殊南北名標頓漸參學之流
各相祖述道塲相望源流寖廣去聖逾遠時風益薄堪
任大事根器誠難然輕重不可欺於權衡方圓不能出
於規矩但兎角龜毛泥牛木馬務為深隱巧愈彌甚名
相之言諒非虛示初六祖教諸門人說法必令先定宗

吉雖以三科起用究竟二法盡除故知一問一答豈苟
而已若其具無碍辯才入淨圓三昧隨其語默佛法現
前緣與信合事實稀有故黃檗禪師每謂衆曰江西會
下唱道之師八十餘席得大寂正眼三兩人爾則知為
世度門傳佛法印大善知識豈易偶哉自賓鉢羅窟諸
聖賢衆相結集多羅等藏其紀述之來尚矣至于中華
則有蕭梁續法元魏付法藏傳以至于唐寶林心要祖
堂等集國朝傳燈録時代師承本末詳備近吳興有具

壽僧拱辰道意純熟禪寂為樂再啟法筵尋復捨衆雖
不顯談說而示人聞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為衆利益
之事故閱上以來諸傳集録正其差訛攬其精要推明
統本總括橫枝若網在綱條目不紊依於義不依語依
於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今古乃無盡燈
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
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録時熙寧四年正月望日樂全
居士安道序

唐太尉趙公祠堂記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二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涇師倉卒之變以構凶逆兵不出畿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荊漢破江淮殘閩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覆京邑剽歧隴所至無噍類城府為丘墟榛莽千里煙火斷絕粮食既盡啗人以飽列巨碓數

百納人臼中糜肉而食名為舂磨砦軍行則鹽屍以從
指鄉聚曰尚有人焉吾衆何患飢也惴惴遺黎靡所寄
命于時惟朱全忠據汴趙讎兄弟保陳門之外即為賊
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衆
寡為讎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讎陳州刺史始領事
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繕完以待既而巢果東奔趣項讎
擊擒其愛將孟楷賊盛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
圍其城疏塹五周百道攻迫讎以饑疲之衆無日不戰

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於死生全夫忠烈士志義所存豈有意於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存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於史思明之難後蒙褒贈至今廟食于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出於死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勲於王室並終於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宋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國朝重

修唐書方為立傳紹翊附焉梁書謂翊為第新書以翊為子雙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翊其第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為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院以聞之不早尋求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領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闇壁闖下晝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於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于此適隣有空院一堂蕭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飾表為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于法祀者矣故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為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鏡新書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至矣予忝守是邦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記

樂全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羅翺遠